



结庐在人境

Jielu zai renjing

陈广华文学作品集

陈广华 著

结庐在人境

陈广华文学作品集

Jielu zai ren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集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474.95/03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结庐在人境——陈广华文学作品集/陈广华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5. 6

ISBN 7-5430-3278-3

I. 结… II. 陈…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2862 号

结庐在人境——陈广华文学作品集

著 者:陈广华

责任编辑:关 铭

封面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印 刷:东风汽车公司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9.125 字 数:150 千字 插 页:3

版 次: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3000 册

ISBN 7-5430-3278-3/I·437

定 价:22.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三岁



三十岁

陈广华，1953年生于东北。1969年初中毕业后在内蒙古呼和军马场做过农工、牧工、拖拉机手和语文教师。1978年落脚湖北十堰，任文艺杂志编辑等职，业余从事写作，曾在省内外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40余万字。现供职于十堰东风教育集团第一高级中学，为十堰市作家协会会员。



自序

人爱其家，不时要归置身边散落的物品——把没用的东西处理掉，把有用的东西整理好，存放妥当，一则顺便取用，再则有客临门，无碍观瞻。

其实，我将自己已发表的文字结集出版，也正有似于此——把无意保留的束之高阁，或索性付之一炬；还想保留的就收拾起来，打一个包，做成书本的样式，存放到我所指望的地方——让它像一个雨点，滴入文学的河流中去。湮灭或者存在，那是它本身的造化。如此而已。

我的写作是非职业的，“乘兴而来，尽兴而返”。杂七碎八，不计任务性的写作，大约在四十万字左右。今次，总以《结庐在人境》付梓，又已挑剔过半。汰除的部分，属于下列三类：一，现在看来实在连自己也未能稍感满意的（短篇小说为尤）；二，撰议所依事由出自媒体而未必确实的（如“据报载”云云）；三，有八股气的（抒情散文病之者多）。即便如此，这本自选集必也仍将不免给人“敝帚自珍”之嫌。

除此之外，还有几篇虽然保留了，却也牵带着我的

顾虑，那是随笔中的若干议论文字。毕竟这类篇什的写作，前后有二十年的时间跨度，而我们的生活是在飞速发展、深刻变革中的。如果读者对这类议论能从宽认可到社会生活历史发展过程的视角上，那正是我所祈望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十堰市文联做文艺杂志编辑，结识了一批风华正茂的作者。他们的创作洋溢着浓郁的鄂西北风情，又跳动着汽车城国际化大生产的韵律。“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受了这样的影响，并且，我本来也对文学情有独钟，于是，开始动笔写作。散文《野之趣》是山西《汾水》发表的我的处女作。那一年，我年且“而立”；是年冬月，妻子在鸡鸣之晨临产，当日女儿豆豆降生，属鸡。

二十多年来，我曾涉笔各种文学样式。以平常心做平常事，读书、写作，我自得其乐。

写作也是我和鄂西北文艺界朋友的渊藪。当年在编辑部初识的作者，到今天，有的已经著作丰厚；许多人逆流而进，始终不曾离弃文学，而把文学作为严肃的生活兴趣，诚恳地守护着自己心灵的绿洲。若不是这样一些朋友的敦促，我可能还没有打算现在来做这件事。不过，我有言在序——我只是给自己的作品打个包，存放到我所希望的地方去——以此为自已预留一个理由，庶几毋庸事后蒙“效颦”之羞耳。

目 录

自序

随 笔

- 我书我惜 (3)
- 花名别议 (5)
- 雅玩 (7)
- 我的喜闻乐见 (10)
- 偏爱尺牍 (12)
- 还想写字 (15)
- 心性为何 (18)
- 笔名的周章 (20)
- 所见与所闻的隔膜 (23)
- 买晚报的幸遇 (26)
- 有所思 (29)
- 忙中说闲 (32)
- 乐于写信 (34)

可以糊涂	(36)
出行不利	(39)
斯言可恶	(41)
包装功利说	(43)
结庐在人境	(46)
文化的俗化	(51)
今年不放鞭	(53)
当今名士	(55)
写作的尊严	(57)
老杜坑儒	(59)
是不为序	(61)
书话杂说	(63)
有余与不足	(66)
如是我闻	(69)
小家花事	(72)
洁与癖	(74)
茶痞	(76)
濠梁之乐	(79)
闲话	(81)
故事新编	(83)
家常有乐	(86)
男人的烟酒茶	(88)

不惑的心情	(97)
所梦所思	(100)
那年端午	(103)
老电影	(106)
老相片	(109)
凡人书事(一)	(112)
(二)	(115)
秋雨窗前忆故人	(118)
美好的红果	(121)
索伦的桥	(124)
日久见文心	(127)
场屋故事摭拾	(130)

散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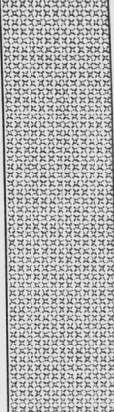
爸爸	(145)
野之趣	(156)
西邻宋家	(165)
孙马氏	(171)
宝字儿	(175)
鬼车	(178)

故 事

- 钱掌柜的 (187)
猎人与大公熊 (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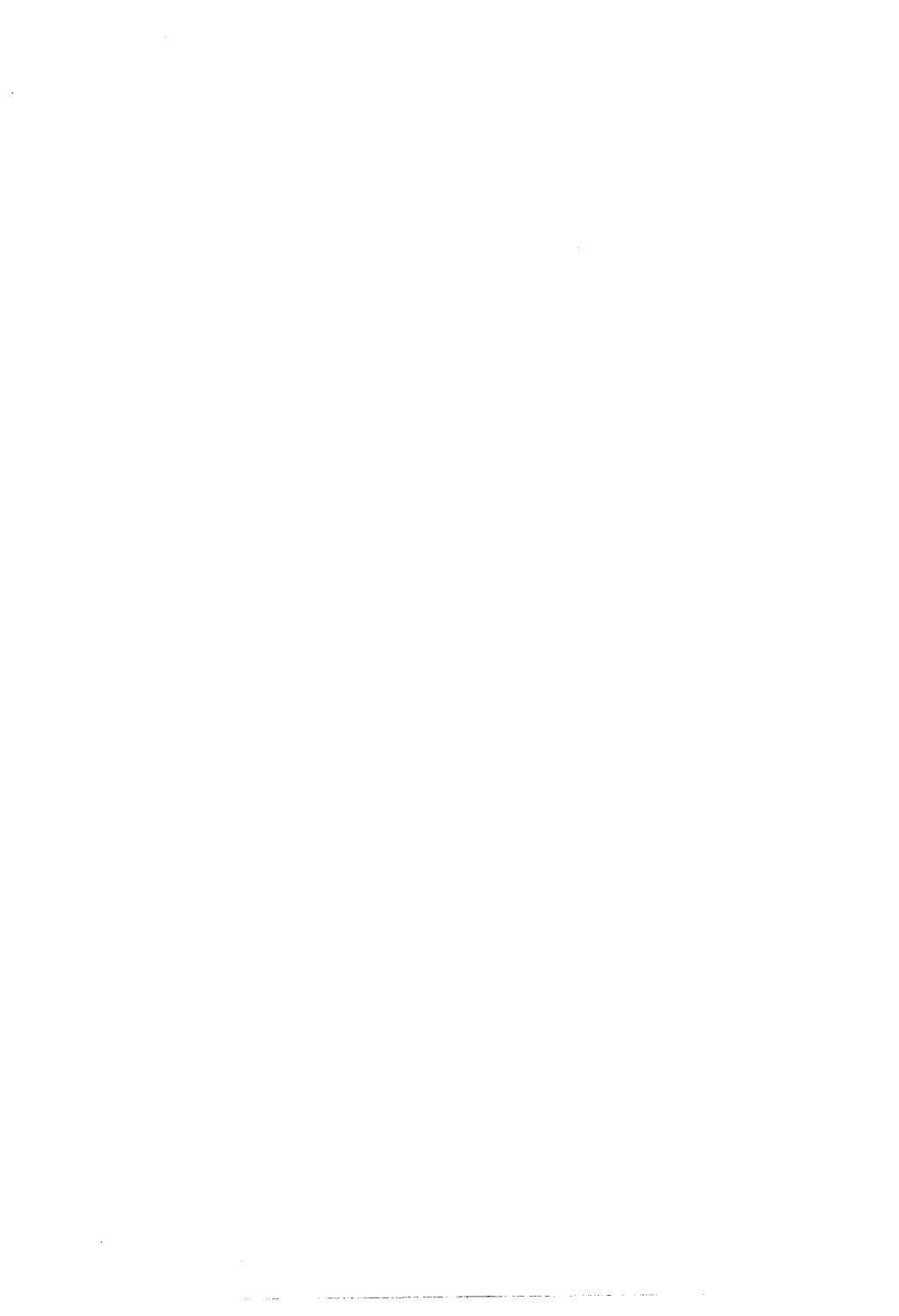
小 说

- 蛮荒岁月 (203)



随

笔



我书我惜

我书无多，成家的时候有一架书，到现在还只有一架。虽然这中间也不时买了一些，但是因为曾经淘汰过几批，增减大体持平。书架是十年前所置，硬杂木，紫檀色，壮壮实实，尽管从来就没出过彩，然而我喜欢，妻也并未嫌它碍眼。架中最“体面”的书是一套《莎士比亚全集》，那是成家之前，慷而慨之一举买下来的，当时年轻气盛，想改编莎翁的剧本。而最破旧的一本书是《四角号码新辞典》，系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的改版，56 开硬皮本。这本辞典原是“知青”时代我的同学送给我的，书内有我这位同学的二哥的签名，可见到我手上已是传之又传。妻几次要拿它下来，认为放在架上有碍观瞻，承许买新的替换，我却始终没同意。

对这本小小的辞书，我总怀有一种感激之情。那时没有书看，因之就天天翻辞典，靠它虽说没有做成什么学问，但是得益毕竟不少。日久翻熟了，用起来觉得极方

便,随意查一个什么字,几乎都能“一手翻”,差不了几页。晚上伏案写作,用到它的时候,回手可取,一翻即得,还管它观瞻何事。这本书确实是破,书脊的漆布已经开裂了好几回,除了封面纸板缺损的一角我无技完整,其它破绽之处我都随时修补了。妻每次整理书架,总免不了唠叨一回,有时怪我抠门儿,有时说“换一本辞典就不是辞典了吗?”说什么都行,反正我不换。

小女上三年级,入学的时候,给她买了一本《新华字典》,实际使用还不到两年,竟要弄到“苇编三绝”的样子。一见她用手指使劲儿地搓着翻字典,我就忍不住疾声制止:“这是字典,怎么可以这样翻!”每逢这时候,妻就出来“护驾”,怨我不该发“邪火”。妻也明知我并非因为“坏了又要买”,孩子上学三年,书包一年废一个,文具盒一学期扔一个,自动铅笔一个月不到坏一枝,这我都不大在意。字典辞典这类工具书,是真正能够“开卷有益”的书,对这类书,我是很敬惜的。孩子没有这个感受,固然也怪不得她,但是从敬学这个意义上说,却也允宜“从小事做起”。

古人著书不容易——往往著一书而穷其一生,不比现时,七天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印书也不容易,说“敬惜字纸”,也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我觉得,这里面就含有尊重文化知识的意思。

花名别议

不是养花人,但是我喜欢花儿,喜欢看花展。看花展除了看花,我还爱看花名,一如我看画儿的时候同时也爱看那上面的题字。

看过了许多回花展,增长了许多见识,然而对于花名,也有不得甚解的。有一种月季,名为“伊丽莎白”,我学也疏,不谙花名源流,对于“伊丽莎白”与一种月季花,妄自想到两点上:其一这种月季本是洋种,其二以佳丽之名相花,是喻人以美,和“洛神”、“西施”一类花名同趣。

可是,还有一些花名,如“邱吉尔”,如“博尼卡”和“查多尼”,如“哈佛”和“新亚历山大”,如“克利托”和“玛格丽米里”……面对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花名,我终于陷入了五里雾。邱吉尔那张著名的照片我见过的,据说记者为了拍得一张富有个性的邱吉尔首相的像片,出人意外地从邱吉尔嘴上夺走雪茄烟,惹得首相大人怒容满面,记者趁机大功告成。被拍下来的因怒而威的邱吉尔,给了二次大

战初期的英国人以莫大的抗敌勇气。而这样一位首相邱吉尔与一种月季花究竟何缘,实在叫人无从联想,以至于我产生了怀疑:这些花名之中,是否也有假冒,藉洋名以入时,乃至邀宠。

星期天到图书馆去,特意索出几种花卉方面的书刊,由此得见伊丽莎白是有的,阿尔丹斯和露西亚、裘拉和森巴书上也是有的,可是,这并不能使我释然,我想这些花名更适合写在花卉百科或者花名考之类的专著里面,对于看花展的一般观众,这类花名就只有符号意义了。能不能在这一类本名之外,做一番“消化”的功夫,另取一个中国化的展名,使花名也自有其审美价值,配与好花,相映成趣,让人们在观赏中受到启发,并得到文化的熏染?

秋上看了一回菊展,大有秀色可餐之感。且不说花儿,只看花名,就领略到浓浓的诗情画意。“春柳凝烟”、“魏紫姚黄”、“落日熔金”等等,真是风雅可人,更有一种粉色菊,取名“笑魔”,最足耐人寻味。在这里,洋名ABC没有了,有的是民族文化的传扬,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雅玩

我一向不近于玩，未必这是为了谨守那句“玩物丧志，玩人丧德”的古训，玩本是人的原欲之一种，我岂无欲于玩？只是玩有玩的条件，欲有不能欲的无奈。玩有所须：或须才情，如玩文学，玩电影，玩艺术；或须财力，如玩车，玩狗，玩潇洒；或须兴致，如玩风头，玩女人，玩心跳，诸如此类，固然不是谁都能玩得来，谁都能玩得起的。

向我们的周围看一看，总能发现，正在玩的这一族里边，中年人好少好少。究其原委，大概有二：其一是条件——有钱加有闲——不佳。人在中年，去日苦多，壮岁忧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孔夫子发这般感慨的时候，也许就正在四十岁上。况且，中年而又属工薪阶层，而又属本阶层之下者，往往却还想着要赶紧建功立业，忙于奔走，因之自不在有钱加有闲之列。其二是存惑不解。四十岁虽说乃不惑之年，但是毕竟达不到“随心所欲”的火候。他们既已丧失了青少年的无忧无虑，又欠缺足以参